# 老韓隨錄 一

平居言行
反己省學
造道論雜

老釋隨辭總目

備禦論辨

卷之四

雜說附錄

# 老幹瀡澣卷之一

## 平居言行

宣廟八年乙亥朝廷携貳黨分東西栗谷甚憂之常主調停之論大爲時人所忌嫉癸未冬胡亂後大司諫宋應漑典翰許篈等以驕蹇慢上專擅國柄其志將欲何爲等語彈劾栗谷栗谷遂退歸海州牛溪上章救解時議並攻牛溪主聽於疑惑將不測公與多士投疏伸辨　宣廟大悟自此讒說不得入乙酉秋三司附會之徒以牛栗二賢爲沈義謙黨與書名黨籍公歷陳二賢被誣曲折上章論辨　宣廟答曰爾言是矣臺諫之並舉珥渾比特出於偶然耳夫以義謙爲是者乃邪論而以珥渾

為非左右非正論故予嘗有言曰若以為是也與其非者而是
之若以為非也與其是者而非之此乃偏黨陰陂者之所為予
意盡於此言矣其後柳永謹等欲附時議假托五賢從祀之名
藏頭之論籠絡多士至以公名冒書於疏中其時被瞞之人皆
欲自伸於時設裁疏不果公獨抗章陳辨　宣廟答曰見爾疏
陳其悉爾意公又入泮宮歷舉柳永謹前後欺罔君上誣陷儒
宗之罪大言折之竟被擯徒公自此以伸救亡師為己任且憤
鄭汝立出入牛栗之門而反附時論背斥牛栗乃與栗谷從子
李景震搆得汝立貽栗谷癸未九月書十一月書及甲申正月
栗谷卒年前三日書具疏封進　宣廟閱于筵中曰汝立貽李

玥書筵中之人有親見者乎李德馨對曰李乃臣之同里人
也嘗以此書示臣矣金弘敏亦對曰李嘗誦而傳之臣亦嘗
聞之矣 宣廟曰若然則汝亦今之邢恕也以汝亦退遁時此
趙重峯亦憤栗谷被誣上章言事而以尊慕栗谷者盡謂之君
子排擯栗谷者盡謂之小人其說未免落於一邊此栗谷平日
立心言論大有逕庭丁亥古趙與光弦上章以明栗谷本意累
數萬言疏上 宣廟覽留二十六日下教曰爾疏有曰浮薄好
進之徒爭起而附會之其時出入義讜之門曉夕相逐奴顏婢
膝之徒迎降鑽入者不爲不多又曰前日趨附義讜之徒一時
納款於東人倒戈而攻義讜云云指何人也事君無隱古之道

也甯可悉覈而對仍下教政院曰招李　問之政院啓曰招李
問之則以文字不能詳盡欲面對云矣傳曰甯若不能倉卒
書啓姑退而書啓公仍竊念君父有問而退家書啓似爲未安
即索紙筆於政院時承旨皆時人欲証公以不解文字故以禿
筆。殆難成畫院吏在公後暗授一筆公遂取以書啓曰　給之
所謂浮躁好進者白惟讓盧植等也若欲盡達則豈止於此數
（輩）乎其中表表者此也前日締結義讜而及其失勢之後反攻義讜
者朴謹元宋應溉尹毅中等也此輩則不足道也又有相識義
讜非琪之比如李山海者而時輩若以識義讜爲琪之罪則先
攻此人可也徒以不忤於時論故不攻此人而獨罪李琪則此果

事君不欺之道乎臣之有感於山海者山海以拜乎生故舊之人懇視拜之被誣不曾一言暴白本心於 上前此必九原之有憾者也 殿下若以臣言爲不然則仗登招山海問其相識義讓與拜獻爲深淺則天日在上山海豈敢有隱乎山海贈義讓曰詩洛下春來重見扎山溪月黑慣相迎此果不識義讓之人乎此臣所謂曉夕相逐者也所謂奴顔婢膝者鄭愿績也臣若以身禍爲懼不以直達其何以責時輩之誣罔乎臣才跡筆拙非不欲姑退詳啓而告君之言不可與他人議君書留於家尤爲未安故昧死以聞於是李山海以吏曹判書辭職曰李 書進詩句大槩臣所作也吟咏之中不無情外之辭云云 宣廟

答曰原其人之志不過痛厥師之被誣於時輩呌閽陳疏亦無

害矣須勿與相較逮出供職李潑以大同諫自列引避 宣廟

答曰大抵人臣無反覆之態可也玉堂又陳劄李瑀是非當誒

百代公論而李 每以口舌爭之云 宣廟又答曰烏敢甘眠

之時中官振鈴以爲若非邊報必是急事擁衾而起明燭而視

之不過一張浪說爾等雖如是直言四面而起其能一〻沮遏乎

己丑冬松相鄭澈聞逆變自高陽入城公與辛慶晉偕往其家

歷陳公平鎭定之意曰亡師平日爲名監春〻今日舉措若爽

士望則必累及亡師故如是期待云〻則松相曰君等之言正

是吾當盡力行之云公與慶晉告辭曰台監若信吾等之言而

処事悞於人心則吾等之跡當更及於名門不然則吾等之跡永
絶於名門矣未幾鄭彦信適右相權相代之不能鎮定以致根
見自此數月台不爲然見權相適於路上逢徐遣下吏固要相
見台與成文濬偕往拯言時事曰名監不用吾等之言以至於
此雖悔曷追譯以累及七師爲限也權相深服其言而已無及
矣時公與梁千頃姜海等同按於宋甫昌家千頃被嶺南儒生
鄭大成之言以崔永慶爲吉三峰台然倡說公與姜海拯言折
之千頃勃然大怒反以台爲護逆公即爲絶交撤楄歸家厥後
臺諫以搆陷永慶論啓千頃兄弟及姜海等三人並爲被因究
詰言根不能忍秋權相及一時知舊多所證引欲爲自脫千頃

之計至於責善之姜海亦引以為言根而公則以時其絕交之故不敢援引當其時時論極峻禍將不測與千頃交遊之人皆惧禍及己或出避鄉谷或杜門絕迹谷語儕輩曰朋友亦在五倫豈可臨患難背之千頃則吾已絕交而姜海則與我同責千頃而亦為見囚不可不顧乃往金吾門外與海弟沆共為營獄等事人皆為谷危之海怨千頃賣渠乃相推調谷謂沆曰吾所以不避危禍來顧此獄者徒以朋友之義也今千頃雖無狀君兄不能順受而死反效千頃所為君兄無異千頃義固當絕遂不復往其後海等三人並斃杖下而谷終不往弔時逆禍延及鄭彥信一家谷與鄭㦖為少年故旧且於平日洞知其家與賊

雖有同宗之分而實不相好故臣盡力營救至於馳往坡山請
賂書於相伸救縷縷而其時主論臺諫以欺罔論罪故臣雖終
始周旋而力不及焉壬辰倭亂臣以康陵參奉聞 大駕西幸
乃埋其祭器毁齋陵寢奉大夫人避亂於峽中仍激義募兵馳
赴號召使黃廷彧陣下見其舉措失度不可與同事遂退來聞
大駕駐平壤延辭大夫人五月到 行在上疏曰臣聞 宗廟
之官死於 宗廟 陵寢之官死於 陵寢乃古義也臣不能
死於 陵寢請先斬臣頭以勵臣節自 上特命陞職臣又陳
疏請對 宣廟答曰非不欲見汝予逢次之餘氣力已盡何必
面對所懷書啓出乃力陳大小臣僚戮力把守於臨津大灘等

地及或遣　王子輔以重臣以為元師之任等語而且請行親
征之擧　宣廟答曰備邊司招李
聽切責曰此何等時而欲為親征乎台答曰未此宰臣束手無
策徒為晝睡鳴鼻坐其坐而待亡昌若親征乎台又請遣幹寀
使而為尹相所沮至於慫此曰國雖危亡亦有朝廷腑面甬敢
廷辱大臣乎台答曰今日亡國非李　也史乃盬葦亡之而又
惡聞吾言更欲亡箕城乎台又陳疏請歸見老母將行李德馨
李恒福金應南許筬啓請為三道召募官且奉赦文宣布朝廷
德意時號召使黃廷彧大懲失守之後誅殺逃軍十餘名又移
文列邑捉囚逃軍父母而揹現以教文之意盡滌逃軍父母

之在因者於是還現者多至百餘日此聲勢稍振於是擇其近軍丁壯七十餘名屬於襄陽府使金秀淵使之把守要害平其餘軍往屬於李鎰軍中時兩宮西延尉狼塞路峽中愚民群聚爲盜恣行殺越劫掠官府將吏不敢至於拘縛宣傳官奪其標信驛馬道路不通而伊川爲尤甚公盡棄出行軍先文曰三道召募官李平鐵原平康安峽等義兵與官軍某月某日當到伊邑川追擊倭賊伊川縣亦抄軍待令則伊川群盜連見先文果稍稍散去仍募得鄕兵七十餘名馳入伊川則群盜散伏林藪公以詐誘致赦罪責效皆屬義兵仍定領將四十使之各募十人推還宣傳官洪漑郷被奪標信及驛馬等物而具由狀啓時延

过。李鎰聞谷多募義兵欲與同事來到兎山谷時在安峡得使
見伊川守俞大禎馳書則曰有人傳言大賓行次自谷山出來
云公以為必是世子出來達夜馳往兎山直入李鎰宿處具以
告之請與偕往領其募兵迎於中路鎰勵聲曰大怒 大朝渡
遼世子已向江界豈有自峽中出來之理終 無往迎之意公計
無奈何遂還。安峽與姜弘立偕往伊川領其所募兵往迎于前到
路世子果自谷山出來公乃與募軍嚴立約束殿後而行來到
伊川縣世子招谷慰諭且賜以退膳谷以其退膳分餽募軍於
是聞者感悅願屬義兵者多至數百餘人世子特陞谷尚瑞直
長而又褒啓 大朝遂超拜工曹佐郎時八道皆謂 大駕已為

渡遼人心洶懼賴此馳通而朝廷命令始行焉自此世子每日退膳公達曰小人雖有爲國之誠素乏弓馬之才脫有緩急難以先登請以所募軍屬於李時言世子許之時牛溪先生承世子令命將往成川路逢公行謂曰君自亂初宣力國事設計鎭服人所不及聞北道人鞠慶仁等與倭賊合謀爲腹心之憂者若入大朝必啓請爲其道宣諭官矣其後 大朝有旨呂公〻行到肅川 宣廟引見公極陳恢復之策而仍及諸將得失肆靡與一行從官作奬之事自 上嘉納特賜綿紬二疋且令大臣詳行公所陳之策焉公又請復營教書宣布列邑募得軍粮六百餘石綿布數百疋牛十餘首餉天兵於開城府而後復命於

大朝時天兵討逐箕城賊東朝又以公為三道宣諭使官皆天
兵務餉而劉提督接伴李德馨又啓請為從事官天兵又欲使
進討京城之賊先鋒失利於碧蹄退住坡州餉道已絶天將以
乏餉之律將罪體察等官調度諸事罔知所措公自薦於諸宰
曰若用吾計數日之内馬太千餘石運餉軍千餘名牛馬數百
頭可得矣體察使柳成龍問以何策公對曰若令體察軍五名
分送五邑又以安峽倅洪汎張為都差使負出令曰步軍一名
運太五斗到開城準役十日則赦其罪太則以官家所儲分給
而願運自己太者及其運後還給官太云則人皆樂從軍法亦
稍行矣柳相乃以為然則由是馳啓一從公所言公到安峽等

官開諭巡軍約日裝出牛馬三百首官軍六百餘名同晝夜運
太七百餘石於開城府體臣柳公大喜即以公爲都摠檢察官
幕府及松都運粮之事皆隸焉癸巳公爲長城縣監以善使貢
適上京陳疏請行親征之舉而又條陳軍民弊瘼調度兵粮凡
十策 宣廟答曰李 極爲可嘉予欲親聞而以病未能令李
司採其言施行且獎鍊兵之事其時公適得染疾幾至不救
宣廟命內醫院劑藥以給又命醫官不離看病病愈後公上疏
謝恩 宣廟答曰陳疏之誠極爲可嘉云云丙申春罷歸丁酉
倭寇再猖朝廷又有去邠之議光海受 宣廟之命奉社稷先
行到朔寧公聞之以爲 大朝在京世子先出似爲未安馳赴

朔寧面責輔德閔夢龍且請面對而不得乃追到兎山面責大
臣崔興源鄭琢又切責侍講院諸官而終不採施公又上疏請
對而不許焉適鄭昌衍自 大朝來言天將以世子先出爲不
可啟三司方爲論啓世子今不可遠行甚啟與公相合而其時
從官不即啓達仍到牛峰地界公不得已哭於路左叩馬而諫
且力諫諸臣不爲趁時傳達之失時天兵滿城經費蕩竭朝廷
無以爲計領議政柳成龍户曹判書金睟白公備局問以辦餉
之責公即陳十餘條計策以爲然即啓請公爲京畿黃海江原
三道宣諭官各一番巡行調度米太一萬五千餘石又以鐵原
朔寧等官所調米太四百餘石直運於楊州使其時受料諸臣

自為輪來其餘傍海各邑所謂米穀則將為先運於京城而仁
以臺論見罷備局又欲請遣公固辭不往辛丑冬以體察使李
德馨啓召募官巡到嶺南蓋聞鄭仁弘在陝川武斷與其徒黨胥
制道主使命迭行氣勢之狀心常惡之比至安陰邑宰以出待
鄭系諉不為迎候公乃大怒曰候我公也候仁弘私也仁弘何
人乃敢威制守令若是乎遂先移文於陝川郡曰或叩僉知鄭
仁弘自少托跡儒門釣得虛名多行不義人莫敢言所謂儒者
讀書窮理安靜自守朝廷是非大夫賢邪絕不掛口此居鄉是
不非大夫之義而今仁弘則不然廣收其平生行已不過熾張氣
勢盤結內外劫制使命守令迭行己欲而已仍歷數其豪強作

奬之罪十餘事令本官囚其奴子而聠報未久朝廷擢仁弘爲
大憲石不勝憤惋乃歷舉前日移文中所列罪目抗章陳之
宣廟見石疏命留政院仁弘自此避嫌退做公亦以此見罷丁
未爲咸興判官歷舉朝廷不備邊事及興土木之役虐及民生等
語上章極言疏入不報戊申以差使員入京值 宣廟賓天光
海嗣位朴楗以外戚首拜憲長人情咸駭公上疏力陳爲政之要
而且曰楗之未滿人望[illegible]者遂占臺閣之第一清望當此城自
新化之日不可委人以私楗因此避嫌人皆爲公危之光海答
曰言雖狂直所當嘉奬以開言路竟不罪之

反正時事

光海旣卽位以孼支疾忌之心務之於母后思所以廢之者無所不至李爾瞻等逢迎其意與鄭仁弘同事合謀適庶孼朴應犀徐羊甲等結其徒黨殺人奪馬繫獄將死爾瞻以死中求生陰誘應犀〻〻自誣與延興謀立大君於是獄事大起延興及所親諸宰一時被逮而光海將先置延興於極刑台聞之乃貽書漢陰曰古今天下安有殺其父而爲其子之理乎此獄旣成之後則必廢 大妃若不能救此獄則雖致死於廢母之時無無可奈何漢陰答曰所示當然事勢不便奈何公答曰自古殺君與父皆出於事勢之不便漢陰深服公言而不能用及其延興

就刑之後乃率百官問安於 慈殿製喪服以進又以子無讐
母之義無不是底文無陳啓曰妻送其子如圭以其啓草示公
曰前說既不能行而此啓辭何以贖我罪乎云〻及延興與大
君相繼死而廢母之論起矣甲寅執義朴榟論公以曾構相臣
鄭仁弘指爲叛逆至以凶悖傾陷之類不諱啓請削罷光海只
令推考公歷舉平日持心行已奉公任怨之事及仁弘等貪虐
縱恣之狀幾累萬言以爲識者爾瞻未深惡之令憲府不入啓
丙辰賊臣韓纘男俞世曾構成海獄鍛鍊益甚以其時海州牧
使崔沂指爲逆魁沂來寓城外將就獄禍至不測平日與沂
相識之人皆畏禍莫敢致問公獨往見其後兩司啓請遠竄光

海只命付處配于伊川時釐城北行也公乃以國舅極刑之時
宮嬪賜藥之日身居相位不能爭大義率臣等諸賢書責之
答曰國舅救正等事三代以前有八義之刑三代之後既曰逆
賊則不能開口又曰宮嬪賜藥之時若救正則必未免遠竄何
能辨得此事乎已未春公見原將啟子 乃止行曰時事日
漸危迫若為扶顛之計則不如仍留峽中以待其時可也公以
為莫如上京得一機會然後可圖大事不聽其言啟于高陽田
舍其後時白固請還入峽中以為藏身之所至率人馬而來以
夫人病重不果焉辛酉李偉卿等與大司憲任就正謀廢 母
后而爾瞻宗主之柳舜翼先聞此言因韓嶠而通於公公與嶠

同寢夜半蹶嶠起曰厥事聞來心胆俱寒吾欲送言於甫瞻以
沮其謀若減一言則不能動聽君可盡傳否嶠曰何語否荅曰
今君以吾言傳之曰昔 宣祖朝崔永慶之死非松江所爲而
終以此事被罪今日廢論雖出於他人事成則召室當之戮逆
之罪人得以誅之 天朝若聞此言則不無發討之擧且聞姜
弘立將領胡兵出來云云亦必以此辭討我國以論若發則其沐
浴請討之論奚止於殺士之罪乎然則三國皆爭公之一首將
矣今若悔前過以死力止洞開西宮則他日公論或有恕公痛
省矣如以吾言爲不可以此告変吾當盡陳所懷而死云云則
渠之主張廢母室出於爭權固寵而非其本情如不告変必思

所以傳之之策君可直往其家而傳之嶠即入城不敢直往先
見柳舜翼使之往傳舜翼見甯瞻俱以告甯瞻愕然變色曰非
李某安得聞此言乎其後甯瞻之不爲顯然主張蓋以此也壬
戌春公以夫人病悉自高陽來寓于新門外四月夫人竟至不
救過初喪後第三日申景禛來弔景禛於公亦有一面之分竊
怪之坐語良久景禛曰今將爲敍用此時從仕可乎公戲答曰
此時可謂太平公何有此問乎吾當以此告變景禛曰吾亦先爲
告變奈何公知其意微發擧義之端則景禛亦以素有其志爲言
招出子 時白 仍與共定大策且與崔鳴吉金自點沈器遠諸人
合謀而同議之人或在羅散或在儒冠故凡干設施未得其力

宣力至於罷職公之被劾雖出於憲長南瑾而其實柳村聞天機之告而指揮者也所以不爲拿問者若以扶護西宮爲直請罪則恐稽及　慈宮故也顧後甯瞻華聞機事以扶護西宮爲罪而同合啓請鞫公與金自點而其時諫長俞大建亦以自點之表姪被劾光海疑出於大北欲陷中北之計乃以不可盛聞起獄置之不問蓋緣自點從中宣力之切也公見罷後放到安峽農舍將欲待時而數先送時昉與沈器遠偕往洛中以蕙機事時昉等行到鬼山路逢兩家奴子持請鞫啓草而來仍留兔山而走人以報公即爲將向京城馳到長湍地則夜已向曉公使時昉持筆擇三父子原情草各自佩持而行未幾里旋聞停

啓之報焉於是召入城後以爲臺論雖停群疑未釋計非萬全
癸亥正月初二日封疏以上曰臣自少從事先賢之門早聞事君
不欺憂國忘家之訓忘身任怨臨事直前愛臣者小疾臣者多
自在 先朝每觸時諱忌陷不測者數矣逮至聖明之時臣之
見忤時論甚於前日殿下即位之初朴楗誣臣以不測而聖明
洞察情狀乃以言雖狂直所當嘉奬以開言路爲教而不之罪
逆之肆変臣目覩危逼之狀往見李德馨柳希奮尹孝全語以
善處之意而臺諫反爲陷臣殿下不惟不罪又從而加賞焉庚
戌年臣爲肅川府使臺諫論啓請罪而殿下乃以不避人言盡
心官事爲教而不允甲寅年朴檡爲臺諫以臣爲曾斥相臣鄭

仁弘將欲陷之死地而殿下終始牢拒只命削職丙辰年臺諫
論臣罪名甚於一節而殿下只命付處不久放歸田里即命敍
用迯援專城之任殊恩異數前後稠疊臣嘗刻肌銘骨感激流
涕不知所死豈意今者不測之惡名反加於臣身乎今之論臣者
謂臣與金自點爲逆言云未知言於何處歟聞而孰傳之耶自
點之於臣雖以連家之義或往來相見豈可以此爲有所謀設
乎自點乃微眇之一布衣也而所以共擧自點者豈無其意自
點乃俞大建之甥而大建特爲時輩所忌百端攻擊計竆力盡
於是託謂傳播做出罔測之言以爲次第鉏除之計自點之坐
於大建已爲寃矣況於臣乎此等做出此等說話自唱自和每

爲陷人機穽聖明之所洞燭而國人之所共知也此言非臺論之所做出則必有所聞之處得其言根而與臣對卞然後臣之寃狀始有暴白之望矣臣直欲引刀剖腹以明臣心而隱忍至此猶未自決者竊恐臣死後終不白臣之寃也伏乞聖明亟下臣司寇與造言者對辨臺家究覈言根踪入久不報公幸其三子待命於闕下幾數月爲破疑之地而使諸公放意謀事欲速定擧事之期聞趙玉乾以公淸虞侯爲待變來鎭水原以與欲同事先送具宏以探其意不利而還入有復欲往誘北沈器遠李時昉曰初往誘之不聽幸得無事而故今復往誘而或執留若變則將奈何力主寢之且以未得都監兵爲憂公素與大將

李興立有同里相知之分欲爲直通而以興立與朴承宗結婚
故難於發言乃與張維相議使其弟紳告以同事之意蓋紳乃
興立之婿也即與興立約會於張維家其時同議之人或有老
之而不敢赴者遂以興立手札傳於長湍府使李曙伊川府使
李重老則兩人見此書以三月十三日約爲擧事谷謂訖谷曰
此時大將非我與老者所可爲金公瑬素有將望可以彈壓衆
皆以爲然是日二更約會於弘濟院李适以北兵使未及赴任
率其軍官二十餘人先往以待以與金自點宋英望韓嶠等各
領所募軍數百人。如約往會纔而張維來傳有人告變鞫廳
已設逮捕四出都監中軍李廓領炮手數百名出自彰義門云時

所約諸軍太半來到長湍兵亦未來會只以數百烏合之卒未
未成統領一聞此報皆懷洶懼將爲潰散公携李适手附耳語曰
大將金瑬未及來事已至此必令公爲大將然後可鎭軍情我
在平日素不閑軍旅蒼卒之際難可得力遂拜适爲大將曰自
我以下違君節制者斬卒所領募兵羅拜适欲然從之乃招其
軍官出所書義字累百片分給諸人粘付衣後以表之李時白
曰軍無摠統難以應變速分諸將領軍排陳可也适如其言嚴
束部伍軍情始定夜分後金瑬與沈器遠元斗杓諸人來會於
慕華館傳令招适〻大怒不欲往公力勸往會於是适遵當初
約束讓大將於瑬整勒行伍踰沙峴至知濟院長湍兵纔至沈

晛遠所率家僮武士亦且二百餘人軍勢稍振時壆欲點兵而

行晛遠時白等皆曰若爲點閱而後發則天將曙矣請分所領

之將各率其軍而進壆曰諾於是以沈晛遠金自點崔鳴吉宋

英望申景禛等領其軍爲先鋒進薄彰義門則宣傳官以摘奸

門鎖出來前軍擊斬之及至城中鼓噪而趨呼聲動天地直到

昌德闕門外則李興立率都監兵結陣於闕門洞口出令曰諸

軍毋看吾馬首回而發矢終不回首李廓亦退屯橋邊不爲交

鋒朴承宗李爾瞻諸人皆會於備局人或有請先擊鞫廳速定

反正之擧故前軍直入仁政殿則光海與世子經已出爲走矣

上未及受 大妃之命故只於殿陛上坐起床而見諸臣時府

朝兩宮皆不知去處而諸賊臣未及就捕都承旨李德洞輔
德尹知敬。李行遠以入直來現德洞知敬初不省為何事注書
竪立不拜熟知反正之擧然後始為肅拜兩人臨急不失所措
可尚也爾俄而兵判權縉參判朴鼎吉先自赴闕治其職事蓋
欲為立功免死之地也即命辟指李光庭李廷龜諸人則時將
罷漏矣李時昉啓請速往問安　慈宮　上命金自點使之偕
往於是自點等馳到慶運宮而招門將開門則柳舜翼以分兵
曹參判出迎蓋於擧義前一日為奉　慈殿使之入直者也即
進內門指出承傳內官啓以反正之意　大妃下教曰十年幽
閉之中無人來問爾是何人乃於夜半無承旨史官而如是直

啓乎伱主前已死埋於墻下且令來人等書名以入自點等乃
招承旨閔護又爲啓達而終不下荅以此意回啓 上乃命以
公往而啓達仍爲奉來以啓以 主上不可不親往奉來之
意而人有沮之者蓋於擧義初公與同事之人會于崔鳴吉家
議定請事之際以先言曰此事光明正大人孰敢違李興立洗
許同盟其日擧事之時以義兵守闕而 主上率如干義兵及
興立軍親往西宮面陳擧義之由請奉 慈殿往幸昌德宮正
位坤極而以 慈教招光海數罪廢之如昌邑故事然後名正
言順矣其時一種之議以爲迂濶而不從今又爲其議所沮於
是伱爲奉 慈殿盛備物仪而往都中老幼皆垂涕曰不圖今

日復見 聖世母諸西宮乃痛哭於閤門而招承傳内官陳啓
事情請爲奉往則答曰歎爲此擧而乃請奉往耶反有震怒之
教是時承旨洪瑞鳳以問安來啓 大妃又大怒曰承旨以誰
命使於予乎若然則已爲自立擬予何爲以以權辭對曰稱爲
大將豈有自立之理乎所謂承旨乃前承旨也 大妃似有解
怒之意母又固請出宮奉往則答曰罪人父子甯膝父子及諸
黨並爲梟首然後當出宮母對曰罪人父子既已君臨雖寸斬
臣身未可奉命下手甯膝父子及黨與方發軍捕捉來即當稟
旨以處矣以即以此意固啓是時朴鼎吉以兵曹參判方在闕中
上命民出斬之時 慈殿爲問安於延興夫人命送承旨公以

未冊策立之前不得遣承旨之意屢度陳啓而非但不爲解惑

多下未安之之教公不得已乃送其子 力陳 主上不可

不親來面達之意 上又遣李廷龜則 慈殿書出榜厭曰坐

好閑自爲之有何不可而必請尋乎 上知 慈殿終不回意

日將暮即爲出詣西宮蓋 上意則當初非不欲親來奉往而

爲一種議所撓以致如此焉時光海脫身逃走處着庶人之服

隱于閭家人有告者拘致于進善門外以待 慈殿處置 上

乃令羣臣隨後而及到西宮廢東宮又爲捉來令置一處以待

上詣西宮之後 慈殿猶不解怒 上伏地待罪夜已深矣

慈殿又促入傳國璽 上對曰此時傳國璽女主將安用乎臣頭

可碑國宝不可入於是 慈殿乃下教曰今日所為之事予未及詳知書入可也石使金大德持筆備書首末而啓之且設權辭曰都元帥韓俊謙率四方義兵亦將來會矣 慈殿親立內庭使侍女傳言於石曰大將何以疑予乎予有親子乎徑納國宝欲重國体別無他意也石對曰誠如 聖教出御正殿策立主上而招大臣傳宝禮也何必經入國宝以致人疑乎上下相持未決之際 上命朴知壽奉入國宝則又令並入啓字時主上久伏庭下 慈殿命大臣及都承旨奉之 主上入來始行策立之禮而以夜深倉黃之故諸大將等皆未及參焉是時諸王子欲入現金自點開門不納曰此何等時而諸王子並入乎

揮而却之翌日 上命召爲京城扈衛大將下敎曰節制不用
命。先斬後聞李曙李适李興立咸銳焉且拜公爲吏曹參判者
同知義禁府時趙有道以水原府使方擁重兵朴承宗李爾瞻
父子不知去處朴自興以鐵佰出走楊州郡下疑危人心未定
遁於此時韓纘男李偉卿白大珩鄭夢弼等先爲就捕公受命斬
之於鍾樓東市傾城聚觀歡聲如雷至有刃剖其腸而囓之者
爾瞻等三十餘人相繼就捕爾瞻臨刑仰視公大呼曰前日因
柳舜翼聞大監之言極力停論 大妃之至今保存皆吾力也
何不特恕而殺之乎公答曰汝其時雖曰停論當初此論出於
誰乎爾瞻俛首其子大燁等在於臨刑呼曰雖爲臺官實不參

疏云云時一種士論以吾輩爲明倫反正而若做好官是歉於
希切朝廷付之他人而退坐爲可云張維崔鳴吉等亦以爲然
但力言其不然而但言竟不得行故朴弘耉趙挺仍居相位權
縉亦仍爲兵判矣時弘耉薦吏判以李光庭爲首擬而癸丑是夕
將赴政廳金自點大言。庭請者敢爲吏判乎光庭出避公獨曰
當政廳以鄭經世爲副提學鄭蘊金德誠鄭弘翼首拜淸選又
（舉昔朝知友之人如循淸金堉李明漢十餘人列置要職之又）
以五節知名之士數十餘人書於一冊用以不次啓出六品而
守令有窠隨即塡差趙絅洪茂績金孝誠李有謹尹善道趙瀅
等
亦其類也副提學鄭經世初入經筵乃誦書經功懋懋賞德懋
懋爵之言而告之曰勳臣宜賞而不宜爵趙成立亦以修撰立

論曰勳臣自勳臣士類自士類此與前日張維等所謂勳臣不
當參朝廷之一般其後合與諸勳臣入啓於 榻前曰臣敢言
聞兩臣所言如此臣等將退去 上曰范蠡之扁舟句踐之過
也張良之赤松漢高之失也此豈勳臣辭退之時乎即日命招之
誠立於政院使以失言謝過於公家合見誠立極責其失誠立
謝過而去時洪振道以戚畹恃勢驕橫合啓請治罪曰當初捕盜
廳任意捉囚判決事沈宗道於典獄已駭聽聞昨夜捕盜大將
李适不有朝廷拿命私遣捕盜軍官多率軍人夜中直入前安
東府使朴晋章家捉出晋章又縛致隣居觀象監判官鄭承周
及奴子二人於捕盜廳軍人等作亂于晋章家毆辱其七十老

毋毁家棄財無異逆賊之家聞者莫不駭愕堂上文官無端結
縛緣捕盜大將處置、下問大將李适作亂軍官從重治罪由
以懲後弊何如　傳曰依啓捕盜軍官作亂棄財之事不勝駭
愕雖曰逆賊豈有擅自毁家之理乎軍官並拿鞫定罪以杜後
弊公啓曰臣曾聞洪振道依憑戚畹不待　上命擅囚文官
臺上臣即指致振道面責戚畹不可恃勢驕橫之事又為略舉
曲折請推捕盜大將李适矣李适因下問而極陳振道作弊緣由
自上盡因受振道指揮軍官十餘人則振道不俟朝廷嚴命乃
恃戚畹之勢多費辞說聽告　上前反以臣與李适所啓之事
為欺君因上振道所犯譏察而已則猶之可也至於夜半突入

晋章家藏孥七十老母使其軍官捉致於捕盜廳甚悉行無忌之狀昭然難掩而僅然陳章有若無罪者然則臣言不能取信於 聖明而及爲歷乞一外戚郎官所誣自此以後紀綱不振國法不立臺諫 殿下耳目而惕於振道威勢噤嘿不言不承寒心於振道之前後誣罔罪狀條待後日盡暴於 榻前而 聖批一下群臣疑惑聚首相謂曰今之國家因外戚而必亡相顧失色故不可不先爲略陳 答曰省劄具悉以振道謂勢重外戚則豈不寃乎卿言似過矣右又啓曰臣伏見所啓 批答曰省啓具悉以振道謂勢重外戚則豈不寃乎卿言似過矣臣奉讀再三不勝惶悚所謂勢者非人臣自己出也於人主振道而

犯初雖無知妄作而。 殿下曲護振道至於此極則振道到今
之材勢自此而漸重非特振道之權勢漸重許外戚之權勢藉
此而益重挽稱議察人之不爲入 啓任是提因士大夫搆成
罪目未必不爲振道所爲者也當初臣所受扈衛大將事目內
李适以下不用命者先斬後聞臣當日不能斬振道以啓而致
勤 聖教臣罪至此而尤重矣請下振道于大理令有司按律
定罪以肅紀綱惶恐敢啓 上命拿囚。六月初三日召上疏畧
曰伏以自 先王朝士論歧而爲東西迄于穆朝分爲大小中
三黨所謂大北則皆出遊之徒固不足言如中小北雖非士類
然其間不無可用者固當棄瑕錄用至於西南則雖曰士類而

亦不免情意相阻觸事生疑不能共濟時艱豈非國家之不幸

且其中有名為士類而當庭請收設之日或勢所拘不自樹

立原其本心豈有嘗惡之人乎故其平生行己本末學皆難廢

之才臺官一番論劾固清議之所不可已者而自 聖朝包荒

之量而言則固宜收用之不暇而入侍諸臣殷面交斥使不

安於位相繼引退竟至備局是人職事聰闇誠非細故成就人

才非歲月間事也 先朝數百年儲養之餘盡被摧挫於廟朝

掘指餘存甚數有幾今以庭請收設之故又復消沮則臣未知

今日之事將誰與為得也臣愚以為撤出葉府所藏百官收設

及弦臣庭請與臣徒上疏盡燒於 殿以示王道蕩蕩之典則

進

人心自安物情咸服矣麻朝十數年來士習汚濁貪風大振不受緇涅者絶無而僅有則欲得操履無玷者用之於今日蓋亦難矣就其中贓犯現著外如介於風聞間事涉寬悶者特令大臣分明詳覈悉許疏釋亦是王道所先也　荅曰省疏具悉甚合予意當留念焉

# 治逆論辨

癸亥五月有麻人寇振地逆出之擧谷以判義禁治其獄啓曰

麻人於　殿下有君臣之分則亡居之命合有處置而且與君

臨一國名位不同禮之義理斷無可疑亟命大臣三司遵奉

慈旨以絶禍根六月初五日谷拜都憲合啓曰　殿下於麻人

父子待之可謂極厚而寇自生怨恨振地逆出前日　廟堂宰

臣三司同辭請罪既而曰　聖上矜憐之　教有一諫官逆爻

已見引避因此兩司皆反其辭說紛紜辭退臺諫論事唯當各

陳所見而已豈有今日皆可而明日皆非者乎　殿下之曲全

容貸雖是至恩而誅臣之請斷大義豈非　王法之所宜也扶

從台論以定群疑以安　宗秋答曰不允時副提學鄭經世力
主全恩啓玉堂不爲扶護之啓台諫兩司避嫌於是鄭經世引
入堂玉處置以設親之論濶於事情大義所在私恩自絶爲
辭。並出兩司時李溟以海西方伯名出於通書中就拿請刑而
推案已下台啓曰李溟爲人當府論方起之日伸救李恒福重
被彈駁又以指嗾鄭蘊見忤於玉逆至於削出崔沂寃死國人所
憤厥兄李坤爲其妻買崔沂田畓以爲畿甸農庄溟於厥兄死
後還其田畓於崔沂妻以爲依保之資溟之立心大槩如此不
韋今者連累於江華獄事府人婢莫德所持書簡內外或書海
西巡相或書黃海監營其書手端書西垌病老云云此言似非

莫德之自造既非莫德之自造則其書之假作分明其書之假作
分明則李滇之無罪自然昭著而假托名鄉別號以濟凶計
似無可疑矣以滇之本情言之滇久為麻朝擯棄至於十年其
未僅得黃海監司及我 聖朝因為其任劉無抱冤屈仰之事
則臣反復思惟滇之與麻人謀反人情之所不到也鞫廳詰臣
所見小無異同而拘於按獄常規不敢容易陳啓故臣獨眭免
冒瀆不勝惶恐 荅曰李滇身負逆名則為推官者不可輕論
然姑勿刑推以待明日處置佗陳劉辭職曰臣頃於鞫廳大獄
不顧事體固執偏見唐突獨啓獻擯流來旧規自上以滇身犯
逆名為推官者不可輕論為教臣驚惶隕越無地自容大抵臣

處所見如前所陳不可更參鞫廳 荅曰勿辭入參時因柳廷
時之告變逆獄大起而奇自獻之子後梧亦參於逆謀以以都
憲在鞫廳以自獻戊午收議主節之切乃發十世宥之說而又
陳於 稱前時設疖以以營救逆賊名歷陳自獻扶倫紀之功
搆劇將上面來畢七月特拜台二相蓋兩闕請罪奇自獻之議
方張洪谷所見不合故不能久在臺閣而有是命十月逆變又
而李有林之招將以仁城爲推戴云 上特命勿問公於逆起
席啓曰仁城曾在廢朝收議之時獻鐵逆之論庭請之日爲宗
戚之倡今又自稱叔父比尋臺諫爻道誑賊陰謀不軌毋子之
倫君臣之義掃地盡矣自絶于天罪在罔赦而且不聞推戴也

教將啓 宗社同冽之禍至於浸淫以達 上不答又退而呈
告至再則 答曰此非以徵箋呈告之時歸其寧職三告則 答
曰卿以與國同休戚之人當此艱虞之日呈告至三予心缺然
卿須勿辭從速調理出仕以副予望同年二十七日公以爲光
海雖臨一國以出廢母后廢棄江都況仁城以王子請弑君而
君母其罪浮於光海而加以推戴之說根藉於賊招則不可使
偃息都下有若無罪之人乃陳劄請罪畧曰仁城之於 大妃
其義則君臣也其親則父子也既以弑逆之意獻欵而又乘宗
戚擬百處日盈庭張皇匿悖之辭朗於光廟而後已如此則當
主上及王大妃復立之日爲仁城者所當身伏斧鎖請命於

閤下以俟物議之不暇而偃然呼唱有若無罪之人至於告君之辭以叔父自處又叱辱臺諫世之相詰有依近例麻 大妃等語欲麻 大妃者誰也而乃敢發此語乎其驕橫悖惡可知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臺諫視君不如其身徒憤其身之受侮於仁城而至煩聖聽論啓數十日而始止臺諫論事之體豈若是乎凡鞫獄之體唯貴於明其情狀辨別其真偽而已推戴之說既出於賊招當窮問而極辨之若出於賊輩借重而誣訴者則當快釋其罪以安其心使國人知誣訴之不得行於聖明之下萬一不幸實有不軌之跡者則當洞察情狀斷之以律使國人知奸謀之不得容於覆載之間可也若推戴之招置

而不問則雖有無罪而被其誣訴者罪在疑信之間。妄以自明明爲王子者豈能安於其心乎　殿下之所以欲矯光海之錮弊者適所以啓後來無窮之患矣十六紙凶書有不忍聞不忍言之語而自稱大將又踏僞印則必有大凶臣魁隱伏於都中者天朝之查官朝暮且至而奴酋之凶鋒閃閃然思逞若不能及時是罪人斯得而一朝查官下陸奴酋犯境不軌之徒乘時內應以搆大亂則將若之何到此地頭　殿下雖欲保全親親之恩而不可得矣臣不居言責之地不與鞫廳之列而有此云云者非故爲峻論而羅織無罪之王子也第以　殿下不問推鞫之教非按獄之体亦爲後世階亂之兆故臣既陳於　榻前

又爲春〻焉不知止者也嗚呼三司之官孰非　殿下之臣乎所以緘口結舌而不敢言徒爲毛擧細瑣之事以爲塞責之地者果何意歟臣頃於衆會中見大司憲臣徐漟極言其不可不論之意反覆再三。徐漟褎如充耳不發一言非但徐漟爲然而而三司皆然不識三司果有爲　殿下盡忠者乎臣於擧義之日不能擧大義處置及爲都憲時見其收議臣累發於臺席而同僚以爲不可與廢庭並論云臣欲待其結末然後論啓矣適除他職而未果請先治微臣當初見義不明之罪次治三司今日嘿嘿觀望之罪以杜人臣忘君後義之弊　上留中不下而

備忘記右贊成李　所陳之劄言辭極駭予甚怪焉今後如或

更差如此之疏故院勿爲擇入於是三司啓避嫌待罪聖上
疏以爲時在待罪之中不敢處置 上命速處置甲子正月公
爲右贊成時逆變又起尹義立之孽姪仁蕃等托以爲科業居
接聚會於仁成家近地與逆賊相通李佑文晦知其謀將爲告
變之際仁發知其事殺得人死屍去面皮置之於犁府峴誘以
仁發之屍而匿之以爲滅跡之計文晦等告于諸勳臣而難於
發告以爲人臣既聞此言則寧被告變之譏而稽遲 宗社
不可避嫌拕置仍與文晦等而發送軍官先捕其所引鄭燦鄭
邦說鄭訢韓浚哲等即夜招致諸勳臣于私第且請西平府
院君則以病不來只遣其會一於是與諸公同聽其言而分使

之告處且與諸大將各率軍官巡衛　闕下時連日推鞫而
諸賊忍杖不服其時推官以爲誣告既殺告者韓沂又欲並殺
文晦李佑等以爲斷獄之計佑以按獄之初先殺告者爲不可
力爭於以榻前得以不殺獄事漸至蔓延奇自獻等三十餘人
就拿李适父子亦爲緊出鞫廳只請拿其子栴而适則不問公
以爲适是一國領兵大將也今以逆名拿其子而使其父持重
兵在外若有窘状必不虀送其愛子而俛首聽命莫如速其任
而並爲拿致事涉寃枉則還令察任可也乃以此意力陳於
榻前至於抗辯多辭　上以殊失體面特命推考金元亮素與
李适相親故力救於詰佑而不得乃貽書於佑以明适之情事

至葬當初設立仁成之事而爲証且盛稱其子之才行歷陳其寃狀將欲與之同死生公終不回聽逵竟被宣傳官而與韓明璉舉兵叛及逵反書至朝野遑遑同知作棨 上即招公引見曰予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卿料今賊勢如何公曰臣聞元帥梅之軍已敗於黃州則西兵力既不能勦賊則海西兵力必不能沮遏海西既敗則畿甸兵力決難當禦而城中且多內應之人意外之變亦不可不慮爲今日計先奉 廟社及 大妃諸殿移御江都而士大夫家屬之避亂者亦令勿禁 殿下親董三軍相機勦賊可也於是 上大以爲然詢問大臣將爲舉行而爲一種之論所沮竟不得行焉時金元亮則猶以逵爲不叛請

自徃說之於是在獄諸囚衆訟皆以爲不暇鞫問請並出斬之

上允之臣以爲時事雖蒼黃殺一不辜王者不爲不可不捧其

原情而覈之陳啓於 榻前力爭不得於是哥自獻以下三十

八人一時就戮且元亮曾於适之西行也求拜寧邊判官令又

奔遑營求以爲預知其謀繫獄抵死而削其勳時賊鋒漸迫而

都元師在後兩西諸郡皆望風瓦解李重老等又敗沒於大灘

更無可恃之處唯李曙領數千之卒進屯青石洞李興立之卒求

原兵三千把守臨津上流 上命公往檢江灘而來辭朝時

下教曰節制多門不可總督誡將從速簡檢而來二月初十日

公於向坡州到碧蹄則聞松都見陷撥路已絶是日夕到坡州

崔鳴吉以從猎副使前往松都爲賊所迫僅以身免夜半還到坡州謂公曰主軍兩將同往一處主並成敗只當從事官李植與我同事而大監則職是御營速往扈衛以備不虞可也公聞江灘守備虛疎幽鋒已迫遂其子時昉使之啓達速定去邠之計時昉是日午馳詣 闕下而請對則 上即命引見下問賊勢時昉具以公所言白之公又令遂麾下人韓嶠崔茂等于李與立朴孝立陣先覘其虛實而李與立則陣於四十里外公於先向臨津而路逢韓嶠與之偕往行未里朴孝立使人馳報曰江灘守卒已爲潰散無可奈何請退守山城公與崔鳴吉馳到碧蹄峴鳴吉謂公曰大監職是御營而且今行只爲擲奸不可

不速往扈衛吾則以揔督爲名而既不能揔督諸將不可還入
京城當往赴元帥軍中督戰破賊遂爲還去是時賊兵已渡臨
津公以單騎赴 闕下則日已昏矣 上聞公至即引入便
殿下執公手曰予不用卿言致有此變卿將安出公以七十之
年一日之内馳驅數百里氣盡不能出辭以對 上命內官烹飯
以來命饋於前公曰事已急矣必於今夕渡漢以避其鋒
上於是日三更奉 慈殿出城時吳光郡守元豪將金漢縣令
李忻各率邑兵冒馳赴亂故 上率都監軍及元李兵定爲南
下之計 上及到漢江則 大駕侍衛之臣先爲奉出而夜深
蒼黃之際不知所向誤向江都之路 上久住江上待其奉來

而渡江時詳 王子皆隨駕而逆瑅則不知去處京城士女奔波塞路而津船甚小賊追在後 上駐蹕沙邊以待百官衛卒畢渡天已向曉人皆飢乏從官艱得米粥以進平朝到果川湖南觀 王兵稍〻來會頗成軍容而行至沙斤峴日已昏黑而益微遠豫良久停駕而於夜將半始到水原時 上候亦未寧金自點沈命世等親進藥餌翌日以沈器遠為南漢元帥使之收聚坼邑之兵控禦賊鋒申景禛率都監為扞後時兵 大駕渡漢二日而賊入都城明璉欲以輕騎直追 大駕逆上之故竟不渡江适以逆瑅為王而將布置六曹矣 上至公州則适敗於鞍峴出走利川地為其下奇益獻等所斬逆适瑅摩家此

出爲韓嶠所獲傳致師府張晚李時發等將爲拘囚以待朝
廷處治沈器遠曰吾等旣受命討賊捕得賊魁則自當處置何
必待朝廷還都以稽天誅乎卽與申景禛盛陳其威斬之時大
司憲鄭曄等以爲與韓嶠朴孝立皆望風奔潰請罷其職 上
答曰奔潰之將豈止於罷職今日論事可爲苟且矣至於兩
司不分主客輕重並命遞差 上允之大司諫張維等啓曰御
營使李曙旣已受命視師江上則所當摠督諸將盡力把守使
賊不得過江而賊鋒未到先自潰奔致令天塹失守請命白衣
扈駕 上答曰依啓○兩臺尹煌李肇等上劄以江灘奔潰於是
敗衆於古曰致令 兩宮蒙塵 乘輿播越雖自軍門之是

以扶神人之憤而兩司只請按律於韓嶠朴孝立等論斷之處
歎莫甚於此韓李 與韓嶠朴孝立一体按律定罪以肅軍律
以正王法 上答曰凡罪自有輕重今日之論不分輕重欲並
施重典未知其意之所在後勿如是之論兩司避嫌則 答曰
玉堂諸陷慝臣之言何足延較此非辭退之時勿辭及其面
奮之時 傳曰李 前以臺諫所啓使之白衣 扈駕矣當初
既非領軍之將而今則且經大赦仍差軍官 扈衛京上事言
之仍 傳曰李延平府院君下批肅拜後引見時兩司以沈
光遠申景禛爲擅殺王子請命拿鞫右上劉曰天下之惡莫大
於叛逆人之得而誅之逆珵爲賊适內應嘗參天從賊敗之後

猶擁賊衆全家逃出人臣分義為能捕得則不待上告 君父
下告上司然後誅之可也韓嶠不識君臣大義捕得數日之後
與安士誠押致於帥府其間或有意外之虞則雖罪嶠身不足
以雪其憤幸漢南元帥沈器遠等奮義除去醜類人是韓嶠一
老妄之臣不足深責至於三司爲 殿下之臣子而既不能前
期致討或請羅織或請遠竄而竟至失捕兩司猶不請罪其失
捕之臣反請拿鞫器遠等是可謂知君父大義乎近日 廷臣雖
討逆大事係于王子則莫敢誰何周禮凡有族有大罪君三宥
然後司寇猶不聽命而行辟況逆所犯不止於有族之有大罪
者則器遠等如置諸古法而無違矣之大義而無失三司之

請其拿鞫殊無人臣討逆之義請先治韓嶠見事不明之失次治兩司忘君護逆之罪 荅曰省箚具悉卿言過矣同月十九日又入侍席以按獄失體與大臣重臣大相爭辯而作之以不忠故 三司皆引避不出翌日陳箚待罪曰昨日侍席言及按獄之事忠憤之語自不覺及於大臣又與重臣爭辯之說多涉未安使法筵都俞之地為一紛爭之場退思所為措躬無地 聖度包荒雖不抵罪臣子之心豈敢自寧 荅曰勿待罪是時 臺輿還爾國事稍定后既被無妄之劾極其慘酷故即出江舍二十五日又呈告則 荅曰此非辭退之時勿辭三月初一日又歷陳當初被劾之由而上箚曰臣既負梟示之罪而不可更立

朝端請下此劄于廟堂使之稱量輕重而處之伏乞睿鑑
答曰此非元勳辭退之時卿其勉輔寡躬以濟艱危仍下備局
則因啓曰玉堂之論李 辭過極越殊甚未安並豈有搆陷之
心哉而元勳重臣至以此陳劄必欲辭退事未安請 命招察
哉 答曰依啓李 案無死罪而論之太薄設或無搆陷之心
豈不非哉其時陳劄之人遞差可矣時石在江舍矣自 上屢
下召命而又承 上教丁寧雖欲感悉 天恩更入朝端自量
時議乖張言不見施又以難進之意上劄 答曰省劄具悉卿
乃與國同休戚功存 社稷之重臣也國家危亡安忍坐視不
救乎卿須斯速出仕以濟時艱仍 傳曰遣禮曹郞官敦諭使

之達為入來時都下人心危懼將有階亂之漸令以扈衛大將不敢退在故不得已入城又上劄曰昨日伏承遣禮郎敎諭臣奉讀未訖不覺感淚先零臣禮當馳詣 闕門伏地待罪而揆有難違之義不得不冒死陳達臣之君當盡事君之忠君之於於臣亦盡使臣之禮所謂以禮者非徒禮貌其臣乃言聽計用共濟時艱也所謂以忠者非徒承順其君乃以道事君不聽則去也然此則汎論君臣之義而已至於 殿下之於臣則不然一言而不用則必更言之一諫而不聽則必更諫之期於必用必聽而後已是臣職分內事故苟有一得若口極言屢爭不聽則以至 榻前滂注猶不知止而 聖明終不覺悟廷臣咲甚

猛毋以此臣言雖驗於日後而無及於目前徒爲招害於臣身
而無益成敗之數然則臣之去就甚不爲輕重於 國家明矣
仍歷舉從前先事進言不得見施者凡十事条陳以上 答曰
覗卿上劄予甚靦顔不用卿言貽辱 宗社雖予之過於卿其
有何罪卿須勿辭益殫赤心以紓時艱時虹貫白晝之變屢覗
疊出而且賊造之入城也以推戴仁城之說曉諭都民至於掛
揭鍾樓故訛言煽動人心疑惧久而未定奔避驚散都下將空
國勢揑扤罔保朝夕谷又上劄曰帝王之御世必先明其倫紀
然後可以爲國子焉而弑母臣焉而叛君天下之大惡不可以
親愛而有容不可以尊貴而有間臺諫主一時公論而與爲塞

責發論乃以怵禍等語容擁其罪噫自古亂逆之人皆由於怵
畏刑禍而未聞以此恕其亂逆之罪者也況諸賊之招前後狼
藉仁發等六人托以科業居接隣家與仁城晝夜相從云者仁
發之言於文晦者也光海之築城於仁王山下即是仁城爲王
之兆云者鄭邦說之言於李佑者也夢見仁城入闕僭位而尹
安亨立於其傍云者韓濬哲之言於安亨者也舉事之後策立
仁城第二子云者韓訢之言於金光煒者也仁城與壽自獻相
聚。潛爲逆謀云者濬哲及安亨之招也 設使仁城無與私第於
其間而或有如賊适擁立逆提之事則 殿下雖欲保親〻之義
其可得乎向使鞫廳採聽臣言究問推覈先其未發預謀善處

之道則逆提豈為賊适所得而唯其不能防之於未然以致暴
日之变是逆提之死 殿下有以致之也 上當中不下而
答曰觀卿劄辭予甚驚駭何以每出如此之言使予心不安
乎仁城君之隨衆庭請出於林瑢豈其本情哉頃出賊招也是
由後借重之計古今天下安有推戴二人之理乎卿言極非後
勿如是答以為仁城之累出賊招雖或出於借重之計萬一賊
适餘備因邊警卒發有如擁立逆提者則仁城雖不預知
聖上終不得全恩莫如入置 闕中嚴加防護以絶外人相通
之路而諸人心稍定逆徒絶望然後以禮待之則可以恩義兩
全而為 宗社防患之計至矣又以此意陳劄則 答曰頃者

盡喩予意卿又上劄予甚驚怪卿言極非辨惑可矣於是大司
憲鄭曄大司諫張維等皆率同僚上劄力陳先幾處變之道而
副提學鄭經世以兩司主義玉堂主恩分作兩論欲沮已發之
款分於筵席極言斥之又上劄曰 殿下之廷無臣一人則國
家自然安靜何處意外之患哉伏願 聖明特許臣歸田而自
上倘念羈勒之微勞優給錢帛以資酒食加以歌童美女娛樂
餘年亦古昔帝王保全功臣之盛事也 上答曰觀卿上劄言
甚過矣和而不同君子之事同而不和小人之態也以此觀之
玉堂長官可謂君子矣欲納君父於無過之地不爲人言所撓
不亦善乎歌童美女之請國家優待之道固當如然告君之辭是

亦不當如是也卿其勿辭益殫忠心以濟艱危又於筵席極
斥兩司而至於玉堂長官則以爲托以輔導倡爲異論欲遏憲
遠之計斥之以奸詐巧避故徑出又上劄自辨都憲鄭曄亦陳
劄辭職其後典翰李埈入筵席啓曰離間骨肉是爲亡國之兆
聖明之世安有此事且經世既得奸人之名寧被罪罰不欲毁
其名節必不立朝 上以言甚雜亂非台而吏判吳允謙又曰
近以李 之言經世引入不出士類之間將生風浪甚爲可慮
上曰問李 之事似極非矣君臣之間必以敬相接可也況儒
華之間豈可以奸臣詐臣作爲題目以指之耶其言甚可駭也
其人不能擇言而發故姑爲置之似當論罪可 矣流輩之間

豈可慢侮脅制哉俊曰新法之行王安石不能屈台論和議之
際秦檜亦不能鉗制臺論則豈可脅衆口而使之雷同乎 上
曰一國之論豈不一若欲務爲雷同此甚不可長之漸也人各
有見使之各陳乃爲國之道也台既被誣詐且承 上教如此
故陳劄乞退而歷舉經安李埈等心迹不同之狀累萬言 上答曰
省劄具悉古人有言曰過而不改是爲過也卿思此言無爲有過
之人其後鄭經世因台言辭職至於五劄而以台爲攻斥異己至
比於甫睽纘男 上終始敦諭而又拜都憲兩司善處仁城之
論旋發而旋止焉蓋 上意以台之攻斥經世爲有意於排擯
異己故前後 聖批如是嚴峻台又上劄曰臣過憂國事自上

年來大臣臺諫爭辨者非止一再而適臣言果如所料故竊恐日後又有是事嘗於 榻前乃以善處仁城之意啓言而三台諸宰兩長司官皆以爲並同辭請罷及其兩司陳劄之後獨玉堂寒之無聞副學鄭經世呈告既出而又無一言三台以下皆靡然從之莫敢更啓臣常憤其巧避處故經世從前所爲甚踈有若奸詐者然以此既言於領相臣李元翼又達於 天聽臣言雖啓於忠憤而向人言似不當如是方爲悔恨經世若自反於臣怨臣無他如鄭曄之言則臣亦當自服過言之失而乃多費辭說至以臣爲恃勢脅制云臣不得不遂條論辨以明其不然措語之間亦不無過激之語此則臣之一生病痛非曰一

徑無而發也但人主聽言只辨其公私而已豈意聖明乃以

攻擊異己下　批於諫院乎臣雖無狀從事於先賢之門粗聞

事君之道矣亡師李珥明知東西二字足以亡國乃以打破東

西爲己任而終爲黨論所擠未能展其所懷齎志而沒臣常痛

恨故臣之才智德望雖不及於亡師其愛君憂國同寅協恭之

心竊自期不負於亡師矣但　殿下每以勿爲朋黨爲教臣意

人主用人當觀其人之善惡而進退之而已善則勿問其類而

用之惡則勿問其類而退之其進其退一於公而無私則行之

數年自然善者自爲一類而惡者自然退斥何患朋黨之難去乎

子朱子所謂引君爲黨者正指此也人主若以朋黨疑臣僚

則邪佞之徒乘機投隙激動 上心祖擊善類使之一網打盡
清流白馬之禍所由起也臣之所憂實出於此而辭不達意徒
未免 聖上有攻異己教無非臣事 殿下不能盡識所致尚
誰咎哉經世頭者屢陳辭劄以攻臣身不遺餘力至比於甯騰
纘男而李埈又伸救經世比臣於秦檜安石何其攻臣之過激
而反自陷於過激乎以此觀之護黨之弊誠如 聖教矣伏願
聖慈憐臣危懇鐫免職名 答曰省劄具悉卿意卿之出處無
他予豈不知鄭經世比喩之過激亦豈不知哉但先介之言甚
於比喩之說故不以爲非矣卿之自期於古師之說是誠美意
也予甚佳之大抵不平之言難免於過激矣卿與經世皆勿爲

相戒体予至意同心濟艱曰一時之憤懥負平生之素志豈不惜哉此非元勳重臣杜門處靜之時宜勿煩辭更篤欲救國憂之志以副予望台仍為呈告而措辭中有獲罪上下無地自容等語　答曰卿之知過予甚嘉之有何獲罪事乎卿須勿辭益殫赤心共濟艱危公決意辭退連呈三告而又上劄曰臣之事君不徒承順為恭而匡拂一節不可不顧以重朝家体面頃承改過之諭雖欲自勉舊慝難瘳臨事必發如此不已終至積忤日深罪戾益重則　殿下雖欲恕臣亦不可得矣辭退之外更無他策況侍從兩臣因臣之言已過比擬之慘酷一至於此四凶之罪滅葬　臣身雖蒙　聖度包容得保首領而自保不暇安

能仰体　聖教益殫赤心共濟艱危哉　若曰省劄具悉卿体
予意勿為撝謙從速出仕六月十六日特拜右爲貳相右又以
言不見用横被惡名決難立朝之意陳劄辭職　若曰省劄具
悉卿其勿辭初賊适起兵之時斬适首購以封府院賜千金及
其敗走奇益獻李守白等斬适来獻臺諫擧其前罪而請斬右
以不可失信之意力爭於　榻前請爲封君賜金　上以益獻
之獻馘在於旣敗之後只令免死其後又因名出告書而遠竄
右上劄聖援　先朝林億明之事爲訂而且請錄李佑文晦金
光爀亦先機告変之功　上答曰省劄具悉嘉卿識慮深遠但
変初斬适来獻約以封功賜金非謂勢窮無所逃之後乃是来

及都城之前也此逆敵獻之功出於既敗之後其免死亦爲足
矣豈有錄功之理乎然當與廟堂議處焉其後李佑等三人參
於振武之功而益獻等不得與焉石又啓曰臣以李守白等事
再三上劄而終蒙 允許臣誠悶菀往在 先朝徐林曰臺諫
啓辭雖被削勳而特拜同知仍爲受祿今依此例使之貸死爲
當 上曰予亦未嘗遺忘當有處置之事矣八月石詣閤請對
上答曰予亦欲引見而近緣多事未果即命引見石啓曰當今
聖明在上群賢滿朝而國勢艱危人心之洶懼一至於此此
臣之所以仰屋長吁寢食俱廢者也近來投書之變非一
非再雖不可人人致疑而必有凶慝之徒潛伏於都中肆其凶

謀矣 上曰匿名書雖極凶悖而國家豈可尋端而治之乎云

曰此非匿名之類也 上教如此人臣憂國之誠豈無慮遠之

謀乎十一月弘爲之獄又起都下震驚皆以病不能詣 闕乃

陳劄辭職 上以勿辭安心調理爲時允章等誣賊之招皆以教

仁城爲推戴而凶謀陰慘有不忍聞三司請罪之辭只論畢出

賊招之事而不及於誠 君母之罪皆於病中不勝憤菀歷陳

其按獄失体之事而上劄曰臣恐不爲先機善處則一夕安寢

秦兵又至者不幸近之矣時都下訛言煽動人心危懼凶人等

處處投書而莫的端緒朝廷方購告凶魁諸大將亦令軍官譏

察以告一種之議以購募譏察爲亡國之象鄭經世崔晛等每

逆席請罪而及峴爲大諫又請諸大將軍官曰千百爲群以衛
私室至於家藏裹甲不戢自爇爲語合又上劄曰峴名出賊
口鞠廳請鞫逆臣請罪則所當身伏斧鑕以待朝廷處置而乃
反陳疏自明攻斥勳臣請論以知謀不告之律以正王法蓋逆
賊金愿之招曾以逆謀告於峴云而不卽發告矣 答曰省劄
具悉崔峴不思反省陳疏自明猥濫甚矣然其本心忠直而已
豈有如逆謀不告之理乎卿言亦過勿以情外之說論人之罪
可矣時三司論仁城久未蒙允而兩李以筵請爲持難合於
筵席與左右相力爭而不得乃與昇平及諸勳臣相議約會于
闕內率勳臣將爲伏閤請罪而先以此意貽書於右相則答曰

當與左台共議隨諸勳臣之列出又以此意通於昇平則時在
鞫廳書報其問答之語其書有曰左台曰近日間遞府有請罪
仁城之輩云然耶答曰有之左台曰大監何以為之生曰吾豈
有他意左台曰然則吾輩亦當為之右相曰欲前期知其定日
云云令承台示果然其日鞫廳雖未罷敢不進耶云矣於是三
公亦率二品會賓廳啓辭而以 上教懇惻只啓三日而路啓
停之公於公會大言斥之曰右相之頭可斬也又貽書於右
相峻責之仍以此意陳劄待罪 答曰省劄具悉卿如有所
失則恭俟朝廷是非可也右相因公言呈告不出而連上辭
劄左台亦陳劄辭職 上答曰朝廷之上凌侮大臣自有可施

之律而卿等不爲請治其罪反爲擬辭予悲大臣倖面從此戲
損矣卿其勿辭更加勵念以肅頹綱仍 傳曰大臣居一人之
下位絶百僚朝廷之上待之有體乃所以敬君父也貳相李
乃於稠人公會之中叱辱相臣俚言悖語無復忌憚云以誦法
先賢之人所爲如此其他恃功驕恣排擯異己者將不可禁豈
不寒心非但事極驚駭漸不可長此豈寡昧終始保全功臣之
道乎其特 君父蔑朝廷國有三尺予不敢私此意說與兩司從
合論科罪於是兩司論治以先罷後推 上允之乙丑二月初
四日 上特命敘用例拜齊院君合陳情辭職 答曰省劄具
悉卿愆過而能改則猶足爲無過之人卿勿否改以副予望

從速出仕否三告後又有 特召之命乃以不得赴召之意上

劄曰臣以元勳重臣秉憲亭坐憲府討逆之日峻責大臣護逆

之失此果凌辱大臣而論以私罪者乎臣反覆思惟不知其過之

在臣設或有之其所謂過有補於國而無益於臣身 殿下之

必欲使臣改過者臣實未曉也臣忘身任怨臨事直前為臣一

生之過自 宣廟朝以來未能卒改以至於此今還欲隨俗低

仰以為柔揄之計則其於忘君負國何哉然則 殿下之所以

召臣者只為病國而已臣之所以求進者不過利身而已雖無

一員過狂妄之臣滿朝皆無過臣直之人也 殿下與之為國

何事不成而必欲強致愚臣每趨朝著闘風浪耶 若曰省劄

具悉勿辭三月二十五日晝講面對右曰啓罪人珙狀辭極爲凶悖故臣前後擧大義屢請按律欲明倫紀也加以屢出賊招顯有謀逆之狀三司請罪屢月　殿下不得不從輿請而捧傳旨內稱以前仁城君珙大失罪案政院不爲論啓例捧承傳殊失人臣討逆大義又　下教曰推戴等語削去於捧承傳云臺諫以賊推戴屢月爭辨而至於捧承　傳之時削去此一款珙雖無請鞫之罪謀逆情狀已著於七賊之招賊詰又以推戴掛榜鍾街則其預謀叛國之罪昭不可掩而政院亦爲削去推戴一款尤爲無理承旨李聖求曰屢月論執僅得　允從處激之餘其曲折不能察爲右曰此事實係討逆大義而以此爲

小曲折可乎 殿下稱前仁城雖曰觀過知仁自下又稱前仁

城大是異事人莫知怪極可寒心 殿下既令禁府都事拿去

又令京畿監司陪去監司都事一時並行此何義也若使監司

知討逆大義則雖有 君命豈可捧承而陪行乎識見不明至

於此極可駭之甚者也光海雖君臨一國只定罰將而送至於珙

如是何哉且聞又令江原監司時時進候云曾未聞以京畿監

司進候於光海而獨於珙使監司進候亦何歟 上曰予不有此事

而卿不為詳聞如是言之乎公曰臣居國雖謂閑而陳達

殿下不必深過之也且光海往江都時不乘駕馬而珙則使之

駕馬而行亦駭人聽 上曰雖駕馬何傷公曰若以珙為有罪

而默塞則不可違法如此 殿下若以私恩。待則可也王法則

至嚴不可以 殿下私恩蔑法也 殿下如是則人臣亦以私

恩蔑法也 殿下何以禁制乎臣在江舍間 殿下有此過擧

而三司無一人陳啓者裁一札擧大義貽書於大司憲臣洪瑞

鳳執義臣嚴惺則瑞鳳受由出鄕嚴惺則答曰業已出行不敢

追論云臣曰臣自江上入京聞羅萬甲略陳此言故臣曾入

筵席非不欲陳啓而每於瑞事踈涉已甚故不敢言此事人人

聚首相說於私室而不敢發於 榻前故不得不擧大義陳啓

矣 殿下又以鄭蘊特爲大司諫臣未知 聖意所在也蘊賊

臣仁弘弟子也蘊與仁弘同惡相濟豪强從恣之狀不可形言蘊

為仁知陳疏又請罪賊海永慶得參正勳又參論殺大君賴友
人責之上疏被罪其改過一節不可不褒故臣爲吏曹參判首
擬諫臣之望若無此疏則蘊竟不得免黨惡之罪矣前則其改
過一節可奬而今則旣以妻質於 殿下欲救 王子之名乃
向 殿下曰君德之失孰甚曩時倫紀之斁孰甚曩時不可一
日居此位等語侮辱 君上無所不至臣見蘊啓入於內局與
左議政臣尹昉都承旨鄭經世同坐曰昨見蘊啓凌侮 主上不
遺餘力必按律罪蘊然後可定國是尹昉曰大監心恙病中益
增臣曰此計若有修學者多則國事必不至於此云又構請罪
蘊一劄送于右相臣申欽則欽止之始停而蘊下鄉故不爲矣爲

殿下臣子豈可與蘊同傳而甘心不羞乎向年持平任叔英謂
臣曰昔者伯夷之說不必深治以 聖明爲武王何傷臣曰昔伯
夷採薇餓死故千載之後惟一伯夷而已今則以持平而爲伯
夷討惡若先海則伯夷必不叩馬矣叔英曰識見不明乃爲妄
發斅然退出今日識見不明如叔英鄭蘊之類敢倡此等論議
故逆徒不能藉此 祖宗朝不得已以威武鎭定矣臣每入
造席戒口不言而語輒犯顏終不能改過必待於年調養心病
然後可報涓埃故臣近日不參朝論備局臺上扈衛大將内局
提調並許遞免良久俯伏而 上不荅[illegible][illegible]初逅度時三十八
人之死皆力爭而不得適因遞究末言以爲不可不伸寬乃上

疏曰人主御世必倣天地生成之仁使萬物咸得其所無一物含冤於覆載之下然後可謂盡君人之道矣 殿下於按獄一事尤加致意雖係逆獄必欽必愼惟恐一人之橫罹每當赦宥之日屢下蕩滌之教凡有血氣者孰不感激第賊逆叛報入城之日繫獄三十八人皆出於諸賊之招其爲情逆多涉内應而賊報方急上下蒼黃群議皆以爲若不速斷稽將難測故不得不盡施霆威其勢雖出於不得已其間或不無玉石俱焚之冤臣於是日力請鞫問後按罪而爲他議所沮而止到今思之追恨無及矣伏願 聖明特命大臣取其罪案從公論明白查辨使抱冤者得伸於 聖明之下則可以消天災而感人心其所

以祈天永命之休未必不基於此矣臣竊見生而被罪者次第
見宥而死而抱冤者亡幾得伸王者之政豈以生死而有間哉
臣心常冤之而未嘗忘諸口者專以逆獄故也今因求言之日
昧死敢聞 上答曰省爾具悉卿言是矣予嘗欲知其後皆得
伸理睦善性柳碩等上疏曰仁城叛狀未著而被寧勳臣誘人
誣告而成獄其害甚於适變而國家將亡天災時變寔由於此
上乃以此疏下問於大臣而仍下放釋之命台於筵席啓曰性
善等倡爲悖妄之說 上以臨鑑 聖聽下以搢紳勳臣廢罪難
赦退而又上劄略曰性善等所論極爲悖理而 殿下過爲褒
奬至於詢問大臣遽下放釋之命使得罪倫紀謀危 宗社之

罪人偃然入城而三司多官皆一人輩大義拿下去雖謂之不知君臣父子之義可也今雖不能按法論罪以正倫紀而決不可還入城中以資凶徒之奇貨或依前設入置 闕中或量移喬桐一以盡保全之道一以杜奸軌之謀 上謂中不下於是李曙以下諸大將因惟善等疏亦陳疏下明而辭職則 上答曰省疏具悉帝王之位天定命之非人人之所得有也肅皇精毅豪傑而在側方面終始晏然宋帝任令自爲而遐邇賓服天下皆事至於廢朝之日譏察極其嚴密而寡昧保存豈非天意乎以此觀之逆天謀事者徒欲速其死耳於國家何有雖然書曰天命靡常詩曰駿命不易徒恃天命而不修其德者桀紂也堯

承天命而益修其德者湯武也以此言之則天命不可徒信亦不可不信只在於其德之修與不修耳是故不恃無徒只恃吾德之不修不惡人言只惡厥失之未聞耳噫卿等豈有一毫構陷之意哉惓惓爲國之忠終不免情外之謗予亦深歎卿等須加撫靜安心寧戢丙寅十一月初二日又上劄曰光海時賊儒河仁俊等引胡氏誅武治之說乃上章曰雖誅之可也斬之可也珙乃敢投設此疏曰臣伏見儒疏大槩無非爲 君父忠誠安宗社大計況臣忝在宗班之後與國同休戚生死以之者亦心

獨後於州野諸儒乎惟在 廟堂極從公共之論以安 宗社

云云是琰思以仁後等琛為州野公論而欲誅 君母以媚光

海者也肇義初臣等知琰叔說免縧如此 殿下未即施之前

先誅爾瞻與琰欽明倫紀以快神人之憤雇皇未果及臣為都

憲乃以按律請罪而其疏留中不下厥後再上留中不下光海

雖君臨一國而既以幽廢 母后廢置江都則琰以 壬子獄

誣 君母甚罪豈止於黜外而已乎廢母誣母之罪獨行於君

臨一國而終不得行於一 壬子則甚失刑甚矣當初臣等肇

大義明倫紀之意果在於臣聞 太宗朝讓寧大君為世子

太宗知 世宗有聖德有易樹之志是時黃喜李時蕃等以勳

老相臣諫止其設及其諫位之後　太宗園籍謙寧大君於廣
州又廩黜黃喜李𤇆蕃等於遠方遠至　成宗朝龜城君浚有
大功於　世祖朝者也有人上变曰某人往某人家有所云云
說話竟成甚獄雖非龜城所預知而其時臺諫欲爲防微慮月
論執竟黜龜城遠方謀國大計者不可無遠慮如是則可繼可
戒其不在於　祖宗已行之事近日怪鬼如睦性善柳碩輩承
望一邊怪論乃以戕毋之説爲無罪反以請罪者謂陷君不測
此論一出滿朝沮喪莫敢生氣是時臣　入筵席極陳性善等
爲謀詐詐而　殿下猶未釋然到今不忍私情因其弟仁與
之疏乃以怵禍無情等語欲悉臣罪自古戕其君子弒其文

者多出於怵猾則皆可赦而不罪乎仁興雖有區區悶迫私情
甚免之罪既關於綱常則安敢不畏公議舍此安請放釋乎設
有此舉朝廷有大臣焉有論官焉有三司焉可放則放在朝廷
公議豈因一家人之言。遽從其請乎嗟以 聖明猶不敢自而
數乃以重公議三字下詢於大臣則為大臣者所當數以大議
以明倫紀守國法為事 君大節而左相尹昉則其回啓猶以
公議至嚴為言右相臣吳允謙則以公議私恩兩全為救解此
雖出於停体 聖上之至仁而終未免見義不明可勝歎哉
殿下每以語侵相臣為戒臣當佩服 聖教之不暇而事係
國家大計則寔可以大臣所為不能力爭於一 君父之前以矣

莫大事機乎噫三司之臣譏非 筵殿之臣而徒知保身之計不知討賊之義寔寔數日尚無一言伏覩 聖明先治仁興循私情蔑公議之罪次正三司員 筵殿忘討賊之律一以重國法一以正人倫不勝幸甚 丁卯十月逆賊李仁居起兵於橫城旋即伏誅而逆儻金祿以有真主爲招鞫廳終不詰問崔晛爲江原監司不能舉兵討賊故其時臺諫只論崔晛縱賊之罪而不爲請問真主之啓台於筵中援義斥之蓋台之主意以不鞫金祿而徒請崔晛之罪爲不可而都憲鄭光績誤聞台言而避撫台上劄以下之台以爲逆獄屢起話及推戴則每爲掩置不問支黨雖除而巨根尚在以致逆變式月斯生今若不爲詰問

金䄵罪人斯得則國不爲國乃峻斥三司以忘君護逆之罪於是兩司皆避嫌退待而斥台言爲無倫理不忍聞玉堂請出兩司之劄并多侵辱之說台又陳劄亦明劾 上以爲語多觸諱留中不下戊辰正月公以請鞫金䄵上劄曰今仁居之招矣又寔是金䄵有眞主之言而疏云則䄵之惡與仁居無異而廷臣不請鞫問公然置逆魁於不問之域可謂有愧沐浴請討之義矣崔晛則只是從賊之罪而力爭於已定之後金䄵則以有眞主爲言其爲逆之喙比晛如何而請以究獄不欲窮問何哉臺諫何有於么麼一逆徒而必欲終始掩護徒知攻臣以逃避而只爲避嫌塞責而已可乎仁居之招金䄵云有眞主陳克一言

仁居之疏金裕寫之金祕之批又曰仁居以矣身爲從事官云

則其爲從事之由有真主之請寫疏之事其可置而不問乎臣

之妄意人臣分義不可與謀逆者共戴一天又不可與縱賊不

討之臺諫並立朝端不幸今者逆獄繼起此非別種之賊宗乃

金裕韓仁夼之餘孼伏願 聖明亟加夬斷勿使鄭蔓難圖

上留中不下時逆變又起於竹山而章賴黃儒等之告變出倘

伏章逆魁孝立之招以仁城爲推戴而假托 慈殿密旨 慈

殿以窮推嚴鞫 下教於鞫廳政院不出朝報鞫廳亦秘而不

出而禁其出供招乃移書於 廟堂極責其失而又陳劄請罪

曰自反正初失志不逞之徒尚爲不軌者。以逆珙爲奇貨而暗

其陰謀秘計踏宗主之說到今逆謀乃其餘事耳曾以請誠
慈殿權議則非特 慈殿之譽乃 殿下之譽非獨 殿下之
譽乃一國臣民之所共譽也而上下皆不知討逆大義反以臣
爲悖理無倫豈不寒心哉兹逆魁得罪倫紀之狀緣臣上劄傳
播四方將無以自立於覆載之間故矯誣 慈殿假托密旨一
以掩覆己惡一以誘衆凶徒其爲詐極凶且慘以凶指中謙而
不爲等待觀之則其情狀灼然可知矣 殿下當以孝孫之所
供即爲啓知於 慈殿窮問凶狀使八方臣民洞知逆魁之假
托傲出則其奸謀凶狀昭然敗露而其於爲 慈殿下誣之道
亦甚痛快明白臣未知 殿下已爲達於 慈殿而燒之乎若

不告而歲之則 慈殿必以 殿下不即稟処爲不快臣恐
殿下區區於曲貸之也仁而不斷念及於此也伏願 殿下急
思備陳曲折於 慈殿而善處焉 上當中不下皆以爲逆變屢
起而治之不嚴或有告者反爲被罪而不得重賞故雖聞凶徒
名爲士夫則不肯直告黃縉之告亦發於舉事之日差跌一步
則 宗社之危有不忍言不可不厚賞告者以沮凶逆之謀乃
上劄略曰天下變常出於意外亂臣賊子何代無之故重其賞
以開上變之路酷其刑以絶奸軌之謀此自古帝王防微杜漸
之術也光海時則過生猜疑屢起大獄誣告者相繼受賞無罪
者駢首就戮故告變者人人切齒以其所告者誣也非以直告

爲不可也治逆者輩世反目以其所治者非逆亦以眞逆爲不可治也十數年來擧國厭苦於討逆告變之說久矣及至 聖朝事〻務爲相反未免矯直過枉之故改治識察之說憎疾告者之言爲一時士論故上變事爲世大禁雖自亘大都之中凶徒相離逸行逆謀而將莫敢發告其於同惡之中雖欲自告爲告之則禍敗立至從之則富貴可色夫僥倖富貴之心人皆有之孰肯捨利而趨義棄華而就辱哉仁居之變嶺東守令閔厚妓生先期知之李立之變亦有投書於勳臣家預告日期者而終莫敢言許禰陳克一之告必待其發兵之日而爲之嗚呼危哉幸而天祐 宗社凶謀敗露而逆徒之就戮者總數十人犯闕之

賊必不若是甚虐星則日後之患有難勝言然王者之治獄固不可專以殺戮爲務故治逆必先於巨魁慮患常防於未然爲今之計固根本開告路二者而已掘根之除旣有廷臣之請告變之賞又有録勳之命固不可假臣二一誤也但聞今日論功只録許禰而不許崔山輝臣以爲不可山輝之告於沈命世寧先於禰而命世動於時議不敢直告以致遲延此非山輝之罪也雖與許禰並録元勳亦未爲過也陳克一先告仁居之變並録於貽武可也文晦曾告逗變而係寧海縣以功放還可也柳廷洞金仁沈逸民等之所告皆遲於今日之逆黨並全論賞可也李時言成佑吉韓昕俱係告者而斃於杖下今宜並雪其冤以

功將未可也崔晛方在衛死之中以子之功宥父之罪可也且

沁賊比仁居於諸葛而仁居之謀以逆珙爲眞主則發有先後

而案其相連也合爲一勳以省都監之弊可也都城之內本無

瀦澤之法逆賊奴婢田宅自當分給功臣 上答曰省劄具悉

劄辭當令 廟堂擇施焉時鞫廳諸官皆將錄勳而崔山輝僅參

末勳沈命世則全不舉論台賂書 廟堂亟責論功之不均又

賂書於洪瑞鳳以自居元勳等功不。責以廉恥又以此意陳均

劄曰今日之功許𥛚之與崔山輝沈命世之洪瑞鳳少無差等

而瑞鳳反居山輝之上命世則獨不舉論案未曉其意也且

治逆者錄勳自 祖宗朝所未有也乙巳奸凶遂起大獄多殺

善類故功於臣創爲錄功之擧識者之寒心久矣往在 宣廟朝逆臣汝立之獄又從譯覡欲爲錄功其時臺諫姜燦以爲不可力爭蒙允而回元勳之啓終爲许錄可謂欠典也昏朝爾瞻黨構成臨海君柳永慶之獄其時臺諫鞫廳皆錄正勳以貽萬世之譏而逮我 聖明朝又欲復蹈前轍何哉 上留中不報時兩司以論功不均論啓而憲府則請削洪瑞鳳之勳其時長官金尙憲避嫌之辭有請罪崔山輝之語有若出於欲救瑞鳳者然乃台貽書於尙憲備陳其首末使之呈由更避尙憲深服台言其答簡有曰諄誨之旨於蒙甚多輒作顚妄之擧至於如此雖悔莫追其時執義權濤答台書亦曰台任一番救論打破

未路私爲扶植一脈台道亟欲執幕門下而不得逞之臣臣匡
月宋匡裕告尹雲衢謀逆湖南士子多就拿人皆稱寃而以其
獄事嚴重莫敢發言蓋雲衢即台子時白妻甥也台以爲若避
雲衢連家之嫌恝視無辜枉死而不爲一言則大非事君勿欺
之道上劄下之　上不答曰備忘記曰虛實間既曰謀逆則爲
人臣者似不當歇看而今番治逆有兒同戲反不如尋常拿推
台事已極可駭而無專判書李　又從以上劄營救其無謂甚
矣元勳所爲以是國綱不振無足怪也所當嚴推以警後人而
令姑置之政院知悉於是兩司以台獄事未究竟前上箚陳列
諭以嚴飭再啓蒙允必以爲因人誣告枉殺士類乃　國家存

之所係雖被嚴譴不可不言而去且攻破憲府一人私見之語
陳情上疏 上留中不報憲府目臣言亦爲避嫌二月初七日
政兵曹判書李 敍用後還援以乃陳情辭職則 上答曰省
劄具悉卿懇卿其体予至意且念時事孔棘更勿控辭速爲行
公時監察趙存中亦以伸救雲衢之冤被囚禁府律之以杖流
公以爲伸救此獄與存中一也方存中被罪之時義難出仕乃
上章待罪是日引對力陳存中之無罪 上特命減杖公又於
登對備陳獄情之冤枉殺與辜之失三臣皆待罪以此 特命
推考其後因臺論匡稷竟未免反坐之律臣以大臣待罪爲李
安再上辭劄乞免 上答曰勿辭安心行臣庚年正月北道流

虜人梁景鴻等與虜通謀潛畜不軌朴蘭英聞於虜中而來言
陳俞生繼而告變賴以先發治獄罪人斯得臺以爲不可不優
賞者以開告變之路使凶謀自沮乃以論賞此兩人之意上
劄 上命賜蘭英等田宅奴婢時有 宗廟震木之變 上乃
罪己求言鄭蘊上疏請復逆珙官爵以下應天之實臺於是中
極斥其罪而又上劄以下之略曰逆珙謀危 宗社之罪已極
王法爲人臣子者固不敢異議而至於獻議請裁之際非徒聲
國討之天下之爲人子者孰不同聲共憤乎今鄭蘊不顧人倫
之大義欲要救王子之名乃以復爵逆珙爲稱寃之本是以逆
珙爲無罪而指滿朝廷請爲構陷王子也自古謀逆者或出於

至親則容或有別樣処置之時而犯罪請鞫 君母者豈有復爵之理 若曰首發其議鄭蘊疏章出於有懷必達而斷斷無他

賜卿勿過疑